

冯克诚 王海燕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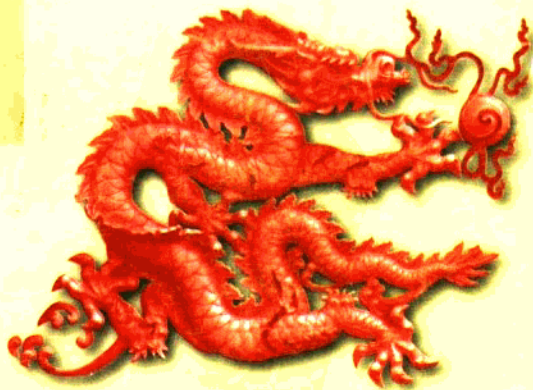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

青少年版

23

黑白之间

——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与奸臣（之二）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* “临事不苟”同列所忌的萧复…………… (1)
- * “头可断舌不可禁”的柳浑…………… (5)
- * 谦恭自守的韩偓…………… (9)
- * 阿谀逢迎的典型的许敬宗…………… (13)
- * “笑中刀”“人猫”李义府…………… (18)
- * 文雅政贪的夏竦…………… (23)
- * “机敏险狡”的丁谓…………… (30)
- * 立主抗战的胡铨…………… (37)
- * “舞智御人”的蔡京…………… (49)
- * “阴险如崖阱”的卖国贼秦桧…………… (58)
- * 宋代大奸相万俟卨…………… (81)
- * “权倾天下”的外戚贾似道…………… (84)
- * “刚直寡合”的杨朵儿只…………… (94)

“睚眦之私无有不报”的铁木迭儿·····	(100)
刚介敢谏的李仕鲁·····	(105)
“冷面塞铁”的周新·····	(107)
“刚稟忠烈”的杨继盛·····	(110)
不怕罢官的海瑞·····	(119)
“人皆指目为奸臣”的严嵩·····	(127)
“凡有血气皆欲寸磔”的马士英·····	(135)
“建言得罪”的李森先·····	(146)
“两袖清风”的王杰·····	(148)
丧权辱国的穆彰阿·····	(152)

“临事不苟”同列所忌的萧复



萧复，唐玄宗的外孙，少年时便秉守清苦，孜孜好学。安史之乱后，为生计打算卖掉昭应别野。宰相王缙派人劝说其奉送，便可换取朝中要职。萧复表示，用别野换取高官，使家族其他人饥寒，绝非本人心愿！结果，被王缙罢其官，“沉废数年”，他本人却“处处自苦”。代宗末年，先后为常州、潭州刺史，湖南观察使。在同州刺史任上，遇到饥荒，恰好京畿观察使有储备粮在同州，他便用来赈贷饥民，被弹劾降职，他怡然地说：如果有利于民，何必害怕小小的处罚。德宗初年，随御驾奔奉天，拜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。因其“临事不苟，颇为同列所嫉”，居相位不久便受到排挤。

萧复，字履初，太子太师萧嵩的孙子，新昌公主的儿子。父亲萧衡，官太仆卿、驸马都尉。萧复少年时就有清高的操守，他的堂兄弟们，竞相装饰车马，以生活奢侈豪华放纵糜烂相比，萧复穿着多次洗过的衣服，自己居在一屋中，孜孜不倦的学习，不是文人学士不与往来交游。伯父萧华经常赞叹寄希望于他。因母亲新昌公主恩荫得官，起初任宫门郎，多次升迁到太子仆。

广德年间，因连年灾荒，庄稼不收，谷价飞涨，家庭贫困，要出卖昭应别墅。当时宰相王缙听说昭应别墅园林树木水泉秀美，想要占为己有，于是派遣弟弟王紘来引诱萧复，说：“依您的才华，理当居于重要的职位，如果把别墅奉献给我哥哥，就会处在重要的官职上了。”萧复回答：“我因家中贫穷才出卖祖宗的产业，要用来救济寡妇幼儿，如果用别墅为我自己换取美官，使家里的人们饥寒交迫，那不是我的心愿了。”王缙知道了很不高兴，于是就罢了萧复的官。埋没罢黜了几年，萧复的态度一如往常。后来多次迁转到尚书郎。大历十四年，由常州刺史调为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到任同州刺史时，州人正处在饥饿的困境，有京畿观察使仓库就在辖区内，萧复立即打开用来赈济灾民，被有关官府弹劾削去了官阶。朋友们有的来慰问，萧复态度和悦的说：“如果有利于人们，怎么敢害怕小小的惩罚。”过了不久出任兵部侍郎。

唐德宗建中末年，普王李谊为襄汉元帅，用萧复为户部尚书、统军长史。统军长史原名行军长史，因萧复的父亲名叫萧衡，特地下诏避其名讳改官名。诏书下未行，因泾原兵乱而停止。萧复扈从唐德宗大驾到奉天，拜为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。萧复曾向皇帝陈说：“宦官自国家艰难困苦以来，起初为监军，从那时恩宠过重。这些人只适合委托给官掖的事务，不能够参予兵机政事的权力。”皇帝听了不高兴，又请求说别的，他又陈奏说：“陛下刚一即位，天下蒙受皇帝的圣德，自从用杨炎、卢杞主持政务，他们混乱褻渎了皇帝的谋划，以致造成今天的局

面。现在局势虽然危急，但愿陛下进行重大变革，圣明通达，小臣敢担当起这个重任。如果使臣随声应和苟且怠慢，臣下也不敢荒废职守。”卢杞在唐德宗面前回答问题，阿谀顺从皇帝旨意，萧复态度严肃地说：“卢杞说得不正确。”唐德宗大吃一惊，退朝后告诉左右：“萧复很轻视朕。”因此，遂令萧复前往江南宣抚安民。

起初，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首先称臣于起兵叛乱自称楚帝的李希烈，凤翔将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以响应起兵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，张镒判官韦皋先知陇州留后，首先杀幽城叛卒数百人，不响应李楚琳。萧复从江南宣抚归来，与宰相一块回答完毕，自己留下来，上奏说：“陛下自从返回宫阙以来，勋臣已都受到了官爵的赏赐，只有表彰善良和惩罚罪恶，还没有区别。陈少游在将相中受委托最尊崇，但他首先败坏了大臣的气节，韦皋的名字在官宦当中最低，特别建树了忠义。请使韦皋代替陈少游，则天下都清楚地知道叛逆和忠顺的道理。”皇帝允许了他的提议。萧复出来，宰相李勉、卢翰、刘从一正一块回中书省，宦官马钦绪到，施礼于刘从一，与刘从一耳语了一番就走了，诸相各自归阁。刘从一找到萧复说：“刚才马钦绪传达圣旨，令与您商量朝来所奏的事，即便奏进，不要让李勉、卢翰知道。”萧复说：“刚才在皇帝面前议论时，也听说了这个圣旨，然而不知圣意，我已当面陈述了，皇帝意愿还是如此，我不敢再言这事。”萧复又说：“唐尧、虞舜有金曰的说法，朝廷有事，还应当与公卿一块商议。今李勉、卢翰如不能在宰相位上，应

马上去掉；既然在宰相位子上，就应当一块商量，为什么单独避开这一节？并且和公开进行也无违背，但恐怕逐渐成为习惯，这是政治的大弊端。”竟不告诉于刘从一。刘从一向皇帝报告，皇帝越来越不高兴。萧复多次上表说有病，请罢知政事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任太子左庶子之职。贞元三年，因受郾国公主亲属的连累，被贬为检校左庶子，放至饶州安置。四年，死于饶州，终年五十七岁。

萧复家门族资望高贵，志在磨炼名节，和一般世俗的人交往不太亲密。到位至宰相，处事认真，特别为同僚所嫉恨，因此居位时间不长。萧复性情孝顺友好，家庭十分和睦，因受同族子侄所连累，安逸隐退，口中从未出过怨言。

郾国公主，唐肃宗的女儿，下嫁给驸马萧升，萧升和萧复是堂兄弟，萧升很早就死了。唐德宗贞元年间中，蜀州别驾萧鼎、商州丰阳县令韦恪、前彭州司马李万、太子詹事李升等人经常出入郾国公主府，淫乱的事在各处流传。唐德宗大怒，囚禁郾国公主在别的地方，决杀了李万，贬谪李升到岭南，判决萧鼎、韦恪杖四十，长期流放岭表。又有人说公主进行厌胜祈祷，她的儿子萧位写祷文，萧位的弟弟萧佩、萧儒、萧偲及同母异父的哥哥驸马都尉裴液，都被长期流放到端州。公主的女儿是皇太子妃，皇太子即唐顺宗。皇太子恐怕受牵连，也请和妃离婚。贞元六年，郾国公主死，萧位兄弟和裴液奉诏回到京城。裴液的父亲裴徽，开始娶郾国公主；裴徽死，郾国公主下嫁给萧升。

“头可断舌不可禁”的柳浑



柳浑，字夷旷，一字惟深，德景时贤臣。少有大志，积极进取，历仕后，明辨是非，善判刑狱，曾经阻止了不少冤假错案的发生。忠直敢言，坚守正道，向皇帝进献正确的意见，不为皇帝的威势和奸臣的谗言所打倒。柳浑本名柳载，朱泚起兵叛乱时，曾想借重柳浑的名声，并委任他为宰相，柳浑坚决拒绝了叛军的引诱和威逼，誓死不任伪职，并在平叛之后，以“载”字之名曾被叛贼利用为由，改名为“浑”，可见其对皇上的忠心。此外，柳浑为人平直，开阔大度，好开玩笑。

柳浑，字夷旷，一字惟深，本名载，南朝萧梁仆射柳悺六世孙，后入籍襄州。早年父亲去世，才十多岁时，有个巫人告诉说：“这孩子面相早夭而且贫贱，做僧人学佛教可以缓死。”家中伯父叔父等要按巫人的话去办，柳浑说：“离开圣教，学习异术，还不如早死。”学习的意志更坚定，和他来往交游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士。唐玄宗天宝初年，选拔为进士，调为单父县尉，多次升迁为衢州司马。弃官隐居在武宁山中。召拜为监察御史，御史台同僚用仪表法则来要求，而柳浑旷达不拘礼俗不愿受此拘束，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。宰相珍惜他的才能，留他在

朝廷当左补阙。

唐代宗大历初年，江西魏少游上表推荐他任判官。州僧有因夜晚饮酒醉而失火烧毁寺院的人，把罪责推在哑巴奴仆身上，军候受州僧贿赂也不追查，草草判罪定案，柳浑和同僚崔祐甫向魏少游陈述奴仆冤枉，魏少游马上审问僧人，僧人自首服罪，因此魏少游厚谢两人。路嗣恭代替魏少游，柳浑迁团练副使，不久出任袁州刺史。崔祐甫辅政，荐举柳浑任谏议大夫、浙江东西黜陟使。入朝任尚书右丞。

朱泚起兵叛乱，柳浑躲藏在终南山中。贼早就知道柳浑名声，用宰相的职位来召用他，逮捕了他的儿子严刑拷打，多方搜查他的住处，亲戚朋友。柳浑穿着破烂衣服步行到皇帝避难的奉天城，改授为右散骑常侍。平定朱泚叛乱后，柳浑上奏说：“臣的名字从前被贼人所玷污，并且‘载’字从文字上讲从戈，不是偃武所宜。”因此改名为“浑”字。

唐德宗贞元元年，升为兵部侍郎，封宜城县伯。李希烈占据淮、蔡，关播用李元平守汝州，柳浑说：“这是个炫玉卖石——用假货骗人的家伙，去一定被捉住，能平什么贼？”不久果然被贼活捉。三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然判门下省。皇帝曾经亲自选择官吏治理京畿属邑，而且从政有成绩，召宰相来说起此事，大家都祝贺皇帝知人善任，只有柳浑不贺，说：“这只是京兆尹的职责。陛下应当选择大臣用来辅佐圣德，大臣应当选择京兆尹接受广泛深入的教化，京兆尹应当选拔令长亲自处理小事。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，这不是陛下所应当干的。”皇帝听了赞成这种意见。玉工给皇帝制作玉带，误毁了一铸，玉工不敢告诉皇帝，只得自己买了其它的玉石补足。等到

献给皇帝，皇帝一看不一样，揭发出来，工人服罪，皇帝生气工人欺骗他，诏令京兆府判处死刑，柳浑说：“陛下如急忙把玉工杀死，这事就完了，如果交给官吏处理，需要详细认罪才行。从法律方面讲，误伤皇帝乘舆器服，罪责应当是杖刑，请依法律判罪。”因此工人不死。左丞田季羔的侄子伯强请求卖掉私人住宅募兵帮助朝廷讨伐吐蕃，柳浑说：“季羔，先朝号称名臣，由其祖父以来世代忠孝谨慎，刻石于里门，以表彰其功德。隋朝的旧宅，只有田氏一族了。讨伐贼人自有国家经济，岂能容忍不孝子毁坏家族房屋，追求一时宠幸，损坏风俗教化呢！请稍加谴责以表示惩戒。”皇帝赞许而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
韩滉自浙西入朝廷，皇帝虚心对待，奏事有时到天很晚了，其他宰相只是充数，皇帝越信任，韩滉权势越大就更为专横，遂在官署中鞭打官吏而心安理得。柳浑虽然是韩滉所推荐上来的，但厌恶他的专横，就诘问谴责说：“宫中并不是刑人场所，而鞭打官吏有至死的。您家的先相公因急躁苛察，不到一年就被罢官了，现在您为什么要重犯过去的错误，专立威福？这难道是尊崇君主卑贱臣下的道理吗？”韩滉醒悟后悔所为，渐渐削弱了威风。白志贞被任命为浙西观察使，柳浑上疏说：“志贞起于小史，即使是优秀人才，也不当特别迅速地任重要职务。臣用死来请求，不敢奉诏书。”正逢柳浑有病出去，当天诏书交外朝施行。病好了后，柳浑请求退休，皇帝不允许。门下省属吏汇报有关官员，柳浑忧惧地说：“既已交给官吏，而又阻挠，这是贤人的用意吗？士人有的千里告辞家乡以求官职，小小城邑主官，难道还疑虑不行吗？”这年所注拟的官员，没有退回提出不同意见的。

浑瑊和吐蕃相会在平凉立盟，这天，皇帝告诉大臣们和好戎人以息战争的好处。马燧祝贺说：“今天会盟，可以百年没有强虏危害了。”柳浑跪着说：“五帝时没有诰誓，三王没有会盟诅咒，凡会盟诅咒的兴起都在王朝末年。当今正是盛明的朝代，反而用王朝末年的事行于夷狄。夷狄人面兽心，容易用兵力制服，很难用信义结交，臣私下里为这件事担忧。”李晟接着说：“蕃戎有很不近人情的事，确实像柳浑所说的那样。”皇帝龙颜大怒，说：“柳浑，是个儒生，不知边疆事物，而大臣也当这样吗？”大家都顿首道歉。半夜，邠宁节度使韩游瑰派人飞奏吐蕃劫盟，将校全部覆没。皇帝大惊，立即把奏表让柳浑看。第二天，皇帝慰问柳浑说：“卿，虽然是儒士，却了解军戎万里的情况啊？”对他更加礼敬了。

宰相张延赏依仗权势，嫉妒柳浑坚守正道，派遣亲信告诉柳浑说：“明公过去的政绩，只要你在朝廷上说，就可保持官位很久。”柳浑说：“为我向张公道歉，柳浑头可断，而舌头却不可禁止。”终于被张延赏所排挤，以右散骑常侍罢知政事。

柳浑敏捷善辩好开玩笑，和人交往，开阔大度，性情节俭不喜欢经营产业谋利。罢免后几天，购买酒召故人出游，纵酒狂放极乐才归还，开朗得没有被罢黜的意思。当时，李勉、卢翰都以先朝旧宰相阖门奉朝请，叹息：“我们与柳宜城相比，真是拘束于风俗习惯的人啊！”贞元五年去世，终年七十五岁，谥号为贞。

谦恭自守的韩偓

韩偓，字致光，京兆万年县人。历仕左拾遗、左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等。为官忠直，敢于向皇帝进言。不屈服于宦官、权臣的压力，不依附于他人的阴谋。同时，谦恭自守，多次辞让了宰相一职。韩偓在昭宗朝深得皇帝的宠信。但因刚毅正直，不为宦官奸臣所容，最终被诬陷而罢官贬职。

韩偓，字致光，京兆万年县人。登进士第，在河中幕府任辅助官员。朝廷召拜左拾遗，因病解职。后多次升迁为左谏议大夫。宰相崔胤判度支，上表推荐韩偓为他的副手。王溥推荐为翰林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韩偓曾与崔胤谋划决策杀囚禁唐昭宗的宦官刘季述，唐昭宗恢复皇位，成为功臣。唐昭宗憎恨宦官的骄横，要全部除去。韩偓说：“陛下诛杀刘季述时，其余人都赦免不问，现在又要杀他们，谁不怕死？应当容怒克制，等待以后的时机才可行。天子的权威，现在分散在四面，如果上下同心协力，提领权纲，还有希望天下可达太平。宦官忠厚可任用的，给与恩幸，使自己翦灭其同党，没有不成功的。现在由度支供养的有八千人，公私所有不会少于二万人，虽然杀六、七个

大头目，不一定有什么好处，只能坚定他们的叛逆心理。”皇帝移膝向前说：“这件事从头到尾由你处理。”

中书舍人令狐涣职掌机巧，皇帝曾要用他主持国政，很快又后悔了，告诉韩偓：“涣作宰相也许会误国，朕应当抚用卿。”韩偓推辞说：“涣父子任宰相，详熟故事，陛下已经允许了他。如果允许了令狐涣可以更改，许臣单单不能更动吗？”皇帝说：“我还未曾当面任命，又有什么可怕呢？”韩偓因此推荐御史大夫赵崇刚强正直文雅持重，可以裁督中外群臣。皇帝知道韩偓是赵崇的门生，赞叹韩偓能推让。

起初，李继昭等因杀刘季述、王促先等功劳，都进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当时称为“三使相”，后来渐渐改附于宦官韩全海、周敬容，都忌恨崔胤。崔胤听说后，召凤翔李茂贞入朝，使他留下族子李继筠担负朝廷宿卫。韩偓知道后，认为不行，崔胤不听。韩偓又告诉令狐涣，令狐涣说：“我们不爱惜宰相吗？没有卫军则会被宦官所谋害了。”韩偓说：“不然，没有兵则家和国平安，有兵则家和国不可保。”崔胤听说了，忧惧，不知如何办好。李彦弼见皇帝特别傲慢，皇帝很生气，韩偓请求贬逐他，赦免他的党羽允许自新，这样狂妄谋划自己就破坏了，皇帝不用其策。李彦弼诬陷韩偓和令狐涣泄漏宫中言语，不能参与政事谋划，皇帝大怒说：“卿有部下，早晚商议事情，如何不让我见见学士呢？”李继昭等在宫殿中喝酒无拘无束，皇帝怒，韩偓说：“三使相有功，不如多赐给金钱官爵，不让他们干预政事。现在宰相不能专门处理政事，继昭他们所上奏的一定要听。如果后来迅速改变，则人人都有怨气。起初用卫兵限制宦官，现在敕使、卫兵合二为一，臣私下胆战心寒，希望下诏李茂

贞收还其卫军。不然，两镇兵在宫廷中战斗起来，朝廷太危险了。”到崔胤召朱全忠讨伐韩全海，下梁兵要到的时候，韩偓劝崔胤督促李茂贞收还卫兵。又劝公开宣布宦官的罪恶，因势诛灭韩全海等；如果李茂贞不按诏书办，就允许朱全忠入朝。没有来得及采用，而韩全海等人已经劫持皇帝到西边去了。韩偓屋连夜追至鄠城，见皇帝悲痛恸哭。到凤翔，韩偓迁兵部侍郎，进位承旨。

宰相韦贻范在家守母丧，诏命还位，韩偓应当草拟制书，他向皇帝建议：“贻范处理丧事没有几个月，迅速让他处理政务，有伤孝子心。现在中书事，一个宰相可办理。陛下确实爱惜贻范才能，等到丧期满了再召也可以，何必让他出来戴高帽到庙堂，回去又泣血在棺柩旁边，哀伤过度而消瘦则会荒废政务，勤勉谨慎于政务则会忘记了哀悼，这不近人情应当停止。”学士使马从皓逼迫韩偓求取草拟的诏书，韩偓说：“手腕可以断，诏书不能草拟。”马从皓说：“您找死吗？”韩偓说：“我奉职内署，能默默无语吗？”明天，百官来到，而诏书不出，宦官侍臣一起乱闹。李茂贞到宫中见皇帝说：“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草拟诏书，这不是反了吗？”大怒而出。姚洎知道后说：“如果由我值班，也要继以死。”不久皇帝畏惧李茂贞，终于诏韦贻范归还相位，姚洎代替草拟诏书。从此宦官们十分愤恨韩偓。马从皓遣责韩偓说：“南司十分轻视北司（南司指朝官，北司指宦官），您就是崔胤、王溥所推荐的，今天北司就是杀了也可以。两军枢密使，因您一年来无俸禄收入，我们商议救济，您知道这事吗？”韩偓不敢回答。

李茂贞猜疑皇帝秘密出走依靠朱全忠，用兵士保卫皇帝

所驻地。皇帝走到武德殿前，因而到了尚食局，正遇学士单独在那里，宫女招韩偓，韩偓至，再拜哭说：“崔胤十分刚强有力，朱全忠军一定成功。”皇帝高兴，韩偓说：“愿陛下还宫，不要让人知道。”皇帝赐给他一些面豆就回去了。宦官韩全海被杀，宫人很多因此被处死。皇帝要全部除去其他党羽，韩偓说：“礼，作为人臣不能有兵，有兵一定要诛灭。宫婢背弃皇恩有罪，不可赦免，然而不到三十年不能成长为人，全部诛灭有伤仁义。愿除去其罪恶极大的，自内安外，以平静众人的心情。”皇帝说：“好。”崔胤请用辉王做元帅，皇帝问韩偓：“以后会不会祸害我的儿子？”韩偓说：“陛下在东内时，天气阴，大雾弥漫，辉王听乌鸦声说：‘皇帝和皇后被囚禁起来，乌雀叫声也悲痛。’陛下听了这话忧伤悲痛，有这件事吗？”皇帝说：“是。这孩子天生忠孝，和别人不一样。”遂意志坚定地作了决断。韩偓议论附合崔胤大多都像这样。

皇帝还复帝位，励精政事，韩偓处理机密，大多符合皇帝心意，要任命他做宰相的事说了三、四次，韩偓谦让不敢当。苏检又推荐一块辅政，遂坚决推辞。起初，韩偓侍宴，与京兆尹郑元规、威远使陈班联席，辞让说：“学士不和外朝官员交通。”主持宴席的人坚决请求，才坐下。到郑元规、陈班到了后，最终也不同席。朱全忠、崔胤临陛宣布事务，坐着的人都离开席位，韩偓不动，说：“侍宴没有总是站着的，二公将会认为我知礼。”朱全忠恨韩偓瞧不起他，愤恨不平地出去了。有人诬陷韩偓喜欢侵侮有位，崔胤也和韩偓离心离德。正遇驱逐王溥，陆贽，皇帝用王赞、赵崇为宰相，崔胤坚持说王赞、赵崇没有宰相的才能，皇帝不得已而罢。王赞、赵崇都是韩偓推荐做宰相的。朱全忠

朝见皇帝，斥责韩偓有罪，皇帝几次目示崔胤，崔胤也不为韩偓辩解。朱全忠到中书省，要召韩偓把他杀掉。郑元规说：“韩偓地位处在侍郎、学士、承旨上，您不要太着急。”朱全忠才停止了，贬为濮州司马。皇帝拉着韩偓的手痛哭流涕说：“我左右，没有人了。”再贬斥为荣懿县尉。徙登州司马。唐哀帝天佑二年，复召为学士，还故官，韩偓不敢入朝，带着家族到南方投奔王审知而死。

阿谀逢迎的典型的许敬宗

~~~~~

许敬宗，字延族，杭州新城人。高宗时宠臣，官至右相，拜太子少师、同东西台三品。许敬宗为官圆猾、狡诈，善于揣度皇帝、皇后的心理，投其所好，善于应答，不惜诬陷、残害忠良之士，并因此而得到高宗和武后的宠幸。他的这种阴险、狡诈和阿谀逢迎，在高宗废王皇后，立武昭仪为后的宫帏巨变中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此外，许敬宗生活奢糜、腐烂，为正直之士所斥指。

许敬宗，字延族，杭州新城人。父亲许善心，在隋朝任官给事中。许敬宗自幼擅长做文章，隋炀帝大业年间举秀才中第，调为淮阳书佐，不久入值谒者台，奏通事舍人事。许善心被宇

早先，太子李承乾被废，其官属张玄素、令狐德棻、赵弘智、裴宣机、萧钧都被除名为民，不再起用。许敬宗为此上言：张玄素等曾因进直言而被废太子嫌忌，如今一概治罪，应考虑宽恕不够周到。太宗醒悟，多所甄别复官。高宗即位，许敬宗迁礼部尚书。许敬宗为人贪婪，把女儿嫁给蛮族酋长冯盎的儿子，得了很多聘礼。有司检举劾奏，降许敬宗为郑州刺史。不久又官复原职，为弘文馆学士。